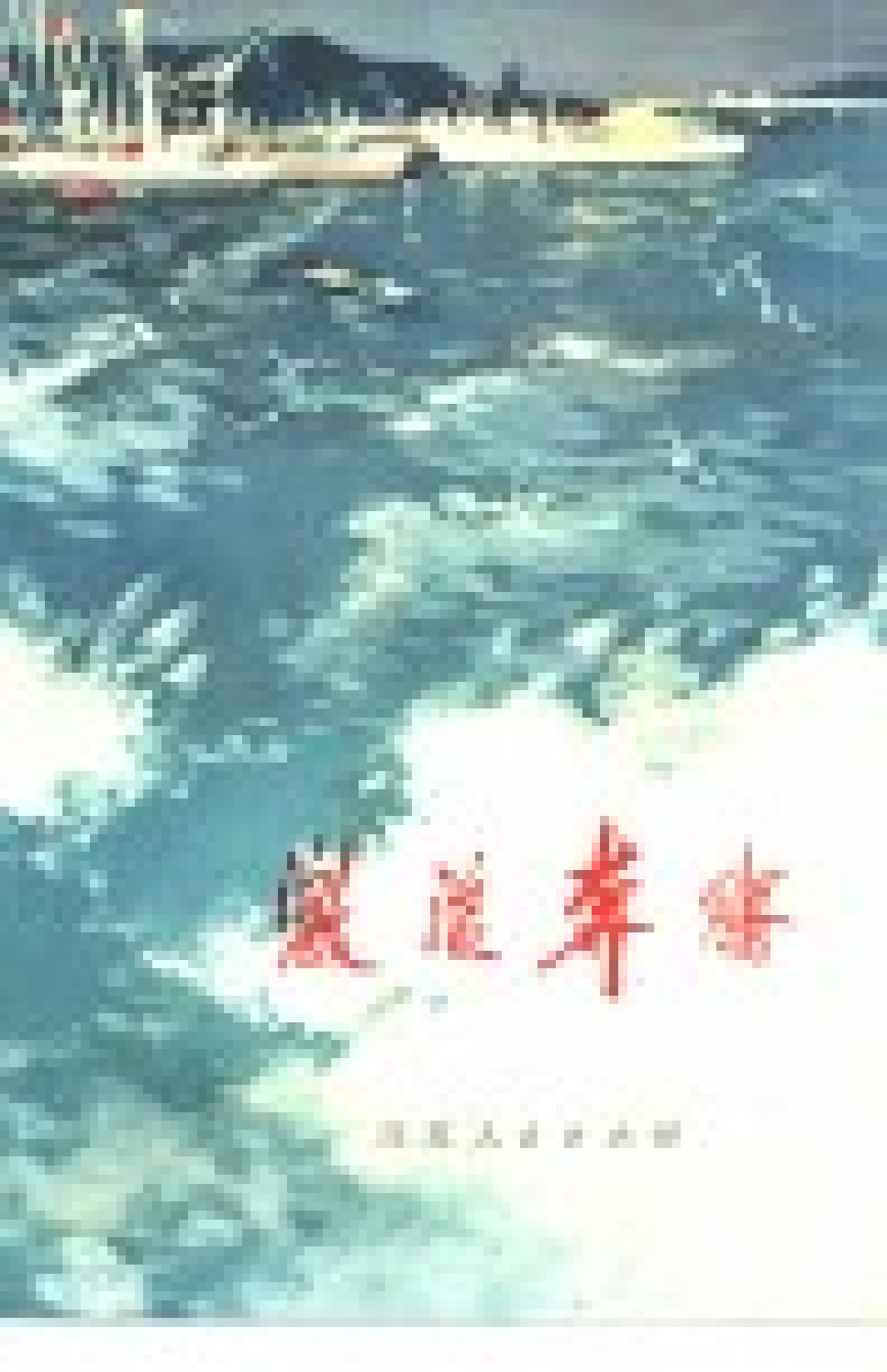




激浪奔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发展年代

人民教育出版社

激 浪 奔 騰

短 篇 小 說 集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激 浪 奔 騰

短篇小说集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113 每册 0.36 元

目 录

方向	樊云生(1)
立党为公	蒋福富(15)
攀登高峰	瞿绪成(29)
海燕	周连忠(39)
父子管天	李永年(54)
晨雾	黄 岩(64)
房管员	周桂田(76)
原则师傅	葛绪德(86)
林霞	孙 璋 桂 田(94)
卤源	王绪松(103)
海员俱乐部的球场上	张 涛(113)
竣工之后	凡云琛(122)
把关	伏 富(133)
锣鼓声中	孙玉章(145)
沧海桑田	包殿贵(156)

方 向

樊 云 生

—

天空烧起晚霞，把村庄、田野都映得红灿灿的。

朱圩大队的大队长朱开清，衔着烟袋，兴冲冲地从城里赶回来。别看他已是一个五十八岁的人了，可整天都是满有精神的。打上个月老支书到市党校学习以后，大队的这副担子全落在他的肩上。眼下，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队里就跟开了锅的水似的，闹得热气腾腾。可不是嘛，今天中午进城前这路两旁还是一片稻海，现在已收割干净，地里只剩下根茬茬。地头上，田埂上，稻捆码成垛，堆成片，散发出一股股新稻香。在那一条条田埂小道上，姑娘们、小伙子们组成的运输队拉成了一条长龙，抬的，拉的，挑的，你追我赶地奔忙着。远处，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鞭子声，不用说在忙着耕地播种了。南场上，脱粒机在轰响，声声悦耳动听，……朱开清看着这片丰收景象，心里快活极了。他想：丰收那是笃定的了，如果在这当儿再搞它一点副业，那社员的年终分配就更可观了。当然，眼下种麦子也不能拖后。凭着多年的老经验，打它几个突击，多熬点夜，也能把麦子早早种上，何况现在种麦子的时间还长着啦！倒不如趁这当口抓点副业，增

加经济收入，提高社员分配。当大队干部的，就要想得更多一点了。事也凑巧，昨天他听说市农机厂新建一座厂房，工地上用沙正缺少运输工具。今天中午刚歇工，他连老伴也没关照一声，拿着个馒头就出了家门。一路上他咬着馒头，前后左右地合计着：大队现有六辆手扶拖拉机，一辆车子一天拉两趟就是五十块钱，六辆合起来一天就是三百块钱。嘻！这笔收入可真不小啊，同时还支援了工业建设。朱开清越想越甜，嘴里的馒头越嚼越香，脚下的步子越走越快，赶到农机厂，三言两句就把生意谈妥了，约定明天正式拖运。

朱开清正甜美地想着，这时，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黄晓明赶着拉稻把的牛车走过来，拽下脖子上的毛巾擦着汗问：“大叔，您下午到哪去的，饭吃了没？”

朱开清呵呵地笑了起来：“到哪去！嗨，进城的。告诉你吧，大叔不吃就喜饱啦！来，大叔替你赶车，你去通知一下，今晚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什么事，到开会时再说吧。”说罢，接过牛鞭，赶着牛车走了。

黄晓明下完了通知，又顺便看了一下各个队的脱粒情况，这才慢慢地朝家走来。小伙子今年二十七岁，中等个子，那张四方脸被太阳晒得黑红发亮，一对亮闪闪的大眼里闪射着刚毅的光芒。黄晓明一边走，一边猜估：大叔这回出去未听说要去开会，刚回来他就提出召开支委会，到底要研究什么问题呢？……

二

晚上，朱开清一家四口人围在灯下吃饭。坐在朱开清对

面的是他的独生女儿朱锦芳。几天前，她高中毕业，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乡，参加了姑娘们的突击队，干起活来泼辣得象个小伙子，人人见了人人夸。

“晓明，这几天，我东扑一头，西抓一下，肚里装的情况不多，生产进度怎么样呀？”朱开清挟了一筷菜送到嘴里，吃着问。

黄晓明停下筷子说：“大叔，从收割来看，进度的确不慢，脱粒也还可以，可就是耕种存在问题。大部分稻地粘烂，十几个人连耕夹挖，一天也不出二亩地。照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哪你看怎么办呢？”朱开清停下筷子问黄晓明。

“大叔，我想是这样的。”黄晓明索性放下筷子，认真地说，“大队不是有六辆手扶拖拉机吗，干脆用机子来帮着种。上午我们几个人试种了一下，深度在五寸以上，一辆机子半天就种了二亩五，如果六辆全出动，那种麦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对哪！爸爸，晓明这个想法太好了。俗话说：‘长顶夏至短顶冬’，季节不饶人呀！”朱锦芳也高兴地插上一句。

朱开清瞅了女儿一眼，不太高兴地在鼻子里“嗯”了一声，他用筷子敲了一下碟子，慢腾腾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要合计合计，这样种上算不上算。目前种麦时间还足足有余。再说，往年我们大队没用手扶拖拉机种麦，不也是照样在全公社高挂红榜第一名！难道今年就不行了？好哪，快吃饭吧，今晚还有重要会议。”说罢，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黄晓明听了大叔这番话，他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眉头：“这——”

“晓明，快吃吧，看饭都冷了。”朱大婶疼爱地给他添了一勺子热稀饭。

黄晓明仿佛没听见朱大婶的话，他脸一转，对大叔说：“大叔，常言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我看，往年是往年的情况，今年是今年的情况，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你看附近几个大队干得多快，一大片没有一阵就种完了。大叔，这年月，再用老眼光看事情可拿不准啊。我想，这手扶拖拉机种麦的事，您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宁种早麦一分，不种晚麦一亩……”

朱开清不耐烦地推开饭碗，接过黄晓明的话头：“好啦！好啦！快吃饭吧。手扶拖拉机我已安排搞副业了，今晚开会就是为了这个事。”说完，筷子一放，摸过烟袋，按上锅烟，闷头吸起来。

“大叔，根据当前的抢收抢种情况，我们不能把手扶拖拉机安排搞副业。”黄晓明站了起来。他的脸色显得异常的严肃。

“为什么？”朱开清有些震动了。他猛地站起身来，拔出烟袋嘴，带着责问的口气问。

大婶和锦芳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俩的身上，屋子里的空气显然有些紧张起来。

“大叔，您仔细地想过这个问题吗？”黄晓明问。

“当然想过罗！一方面增加大队收入，提高社员分配，搞好社员生活；另一方面又支援了工业建设。你忘了吗？

人家农机厂对我们支援的可不小啊！我们可不能老是白手拿鱼，总要有点风格嘛！”朱开清咽了一口气，满有把握地“将”了黄晓明一军。

黄晓明笑了笑说：“大叔，您怎么能这样想呢？我们应当清楚，当前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广积粮’指示的关键时刻，是抢种，还是搞副业，这是含糊不得的原则问题。我们只有抓紧时机种好三麦，粮食增产了，才能更好支援工业建设呀！”

随着晓明这声音的起落，大婶和锦芳也活跃起来。

朱大婶说：“这是个理呀，要打长谱，算细账，可不能让一两个钱给迷住心窍呀……”

“晓明说的我赞成，早种一天一个样，迟了，种麦不分蘖，那收成可就大不一样……”

朱开清板着脸，气乎乎地瞪了母女俩一眼，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狠狠地吸着烟。浓烈的烟味，呛得他直咳嗽。这时萦绕在他眼前的是叠叠崭新的票子，年终分配时的热闹场面，还有那农机厂老肖的笑脸相迎……

“不行！”朱开清蓦地站起身来，怒冲冲地举着烟袋一挥，说，“这六辆手扶拖拉机我有权安排，耽误种麦我拿头来担保！”

大婶和锦芳都愣住了……

黄晓明听大叔这一说，脑门不由地一炸，他听见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动。怎么办？大叔，是一口饭、一口汤喂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突然，他的眼前浮现出老支书到党校学习前一天晚上和他在灯下谈话的情景：

“晓明，我走了，你要好好地协助你大叔把工作搞好。打好秋收秋种这一仗，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广积粮’伟大指示的重要问题，在三岔路口要看清方向……”

“放心吧，老支书。您看，我有这个！”黄晓明憨厚地笑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批林批孔文件汇编》，那双结结实实的大手在上面亲昵地抚摸着，满怀信心地说，“有它，会使我眼明心亮！”老支书满意地笑了……

“对！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的迁就！”由于感情冲动，黄晓明感到喉咙里象着了火似的难受，他端起桌子上那碗稀饭，咕噜咕噜地全喝了。他放下碗，声音铿锵地说：“大叔，我觉得您的脑子里隐藏着一种不健康的東西，它使你忘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晓明，你说什么？我……”朱开清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黄晓明，这个捧在自己手心里长大的寄生子，竟说出这样的话，他不由得火冒三丈，气得嘴唇也在颤抖，一个箭步冲到黄晓明的面前，举起了手里的烟袋……

“爸爸，你……”锦芳赶忙上前拦住。朱大婶一把拽过黄晓明。

可朱开清把烟袋举了好半天也没有落下来。不知怎的，他自己却落泪了，两颗豆粒大的泪珠子，闪着亮光，滚滚直下……

“大叔！”黄晓明轻轻地推开了大婶的手，态度还是那么从容，语调还是那么激昂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大队的贫下中农的带头人，应该把社员群众朝什么路线上引，把手扶拖拉机朝什么方向开，您应该慎重考虑啊！”

“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一切由你来决定好了，大队长让你来当吧！”朱开清冷冷地说着，把头一扭，头也不回地朝大队部走去。

三

秋季的夜风，吹在人的脸上，凉习习的。可是朱开清这阵儿，从党支部会议室里出来，敞开衣怀还感到象进了蒸笼似的难受。今晚的会议使他感到太伤脑筋了，黄晓明还是那股固执劲，竟带头反对自己的意见。我在朱圩庄当干部时，你黄晓明还穿开裆裤呢。现在翅膀硬了，刚当上几天党支部委员，就在支委会上数落了我一顿。这，就连老支书也不会这样干的！

提起黄晓明，朱开清不觉有点伤感起来……

在旧社会，朱开清和黄晓明的父亲都是同一条皮鞭下的受苦人。当黄晓明生下来还不到三个月，父母亲双双被地主摧残而死。朱开清含着泪水将瘦得象个小猫似的黄晓明抱来家，当亲生儿子抚养。解放了，全庄上他第一个送黄晓明进了学校。黄晓明进城上中学，他三天不见就想得慌。黄晓明高中毕业回乡后，他更是费尽了心血，经常把着手教黄晓明各种农活。黄晓明要求进步，他喜得吃不下饭。黄晓明入党，他争着当介绍人……可是，现在就是这个黄晓明，一点情面也不讲，推翻了他的决定。我拿头来担保不耽误种麦子，他说这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说要不等拉两趟再抽下来种麦子，他说先把麦子种下再运沙。我大包承揽地答应明早给人家运沙，一下子就给他吹了。向来说话拍胸脯的大队长，眼

看着就要给人找上门来刮鼻子了。朱开清的心里象倒上了一大瓶子醋——酸极了。

月亮渐渐地西沉了，朱开清的腿上就象绑上了两只沙袋子，迈着沉重的脚步，朝家走。

“大叔，散会后您到什么地方去的？”坐在门前台阶上的黄晓明亲热地迎上前，微笑着问。

女儿朱锦芳也迎上来：“爸爸，晓明和我找了你好几趟，你上哪……”

“哼！”朱开清理都不理地进了院子，“咣啷”一声推开了房门，刚要进屋，猛地又转过身来，粗声粗气地说，“锦芳！还站在那儿干什么？快回房睡觉去！”

朱开清平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对女儿这样发态度。朱锦芳不由地怔住了。

“锦芳，快去吧，大叔都生气了。”黄晓明轻声地劝道。

朱锦芳屈怯怯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朱大婶跑出来将老头子连拥带推地弄进屋里，又转回来把黄晓明推到西屋，疼爱地说：“晓明，快睡吧。干了一天活，已经够累的了。今晚的事情，你大叔他……”

“大婶，大叔他很好。您去睡吧，我这就睡。”黄晓明笑着说。

黄晓明回到西屋关上门，坐在灯下，翻开《批林批孔文件汇编》，认真地看起来。这阵儿，黄晓明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从今天晚上的激烈争论，到刚才院子里发生的情景，怎能不叫人深思呢？怎样才能帮助大叔正确对待种麦和搞副业之间的关系，让六辆手扶拖拉机为种好三麦发挥威力？当然，这

不是一两句话、一两次争论所能解决的，必须从根子上去认识，去解决。在当前的秋收秋种中，大叔坚持先搞副业，主要就是他没有摆正搞副业和种好三麦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以粮为纲的重要性，而头脑里装的只是社员年终分配更热闹一点。他边看边想：对，只有搞好批林批孔，才能促大干，从根子上去解决这一问题。想到这里，他的思路渐渐地明亮起来，先到农机厂去说明情况，跟农机厂的负责同志把思想统一起来，堵死大叔这条后路，顺便再到党校找找老支书，然后回来发动群众帮助大叔认识这个问题……。这时，黄晓明精神振奋地站起身，拉开门，走出屋去。

四

天亮了好久，朱开清才爬起身来。说实在的，他一夜也没有睡着觉，要到天亮时，才迷糊了一刻。他开了门，抬头一看，太阳已经爬上院里槐树梢了，转身看看西屋的窗子，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是疼爱，还是怨恨，他自己也说不清。唉！晓明也不知睡得怎样了。朱开清走到西屋的窗子下面，细听了好一会。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朱开清奔进屋。哟，人到哪里去了？被褥整齐地堆放在一边，桌子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晓明！晓明！”急得朱开清奔到院子里，扯起嗓子喊叫起来。

朱大婶、朱锦芳同时跑出来，齐声急着问：“怎么？晓明……”

“晓明，他，他跑了！”朱开清嘴说这话，两手把头一抱，蹲在地上。

朱大婶到屋里看了一下，又细细地想了一想，她放心地走了出来。她是深知晓明脾气的，这个性格开朗、意志刚强的小伙子是不会干那种没出息的事，这里面定有别的事，或者上早工去了。她走到老头子跟前说：“锦芳她爸，昨天晚上你不是很气晓明的吗？今早他走了，你为什么又要这样呢？”

朱开清一听这话，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气得他跺着脚说：“这是这个！那是那个！你懂什么！”

“晓明！你——”眼尖的朱锦芳，一下子发现了走进院门的黄晓明，银铃般的声音一下子把院子里的空气改变了。

就在朱锦芳喜愣住的一刹那间，朱开清三脚两步跑到黄晓明的跟前，一把抓住黄晓明那凉冰冰的手，咧开了大嘴巴，连声说道：“晓明，你到哪去的？怎么也不告诉大叔一声。看冻成这个样子，哼！又是一夜没睡吧。收种的事有我，保证叫它收一块，种一块，流动红旗谁也夺不去！”

“大叔，那手扶拖拉机种麦的事，您思想通了……”

“什么？不通！”朱开清猛地甩开黄晓明的手，脸色马上变了，“我这一把胡子的老头子可不能让人家拿着不当人。还是那句话，耽误种麦砍我头！”说着，转身跨向屋里。

吃完早饭，黄晓明和朱锦芳都下田去了。朱大婶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嘟哝着还闷在屋里的老头子。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老年汉子微笑着问：“老嫂子，这儿就是大队长朱开清同志的家吧？”

朱大婶忙操起围裙擦擦手，端一条凳子让来人坐下：“是啊。同志，你是——”

“老嫂子，我是农机厂的老肖，来找大队长解决一个问

题，他在家吗？”

“噢，你就是农机厂的……他正在屋里盘心思呢！”朱大婶有意提高嗓门说。

“那太好了，我到屋里和他谈谈。”老肖说着站起来，走到门口，用手一推，“怎么！大白天关门干什么？”

朱大婶风趣地说：“干什么？还不是‘丑媳妇难见公婆’！”说得老肖也笑了。

院子里的一问一答，朱开清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他真有点紧张了：一定是厂里工地上等沙用，老肖找上门来了。朱开清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把门开开来。他非常尴尬地把老肖让进屋，又让座，又倒茶。“唉！老肖，实在对不起，事情有点小波折，耽搁了你们施工了吧？这样吧，等一下我就给你拉去。”

站在一边的朱大婶不由地皱了一下眉头，她真想插上一嘴，可她暂时忍住了。

“嗨，我说大队长，你也太客气啦！”老肖拉着朱开清的手，热情地说：“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厂的支援，不过……”

“唉，定好今天早晨替你们拖运的。谁知……唉，真气人！”朱开清急忙为自己打圆场说。

“不！大队长，你们这样做是对的！”老肖十分认真地说：“当前正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打好这一仗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我们要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当前是抢种三麦的关键时刻，必须首先种好三麦，然后才能谈到运沙。等到秋种完毕了，我们还有更多的沙让你们……”

“那你们现在的厂房用沙……”

“这我们已经作了安排。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动全厂职工自己动手，利用业余时间，自备工具突击运沙，能满足工地上暂时的需要……”

“哎呀！老肖同志，你们这样做太好了。替走下道的人拉了一把，堵了他的后路。”朱大婶高兴地接过话头，乐得她热情地给老肖又倒了一碗茶。

老肖很客气地接了过去。接着说：“大队长，加强农业，搞好秋收秋种，不但是你们的事，也是我们的事。今天早晨，我们厂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决定抽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支农小分队下午来你们大队，我先来联系一下。”

“这，这，老肖，那太感谢你们了。”朱开清惭愧地说。

老肖笑呵呵地说：“大队长，要感谢先得感谢你们……”

“哪为什么呢？”朱开清不解地问。

老肖说：“今天早晨天刚一闪亮，你们大队有个青年同志找到我家，和我讲了加强农业，支援秋收秋种的道理……”

朱开清赶忙问：“他叫什么名字？”

老肖笑着说：“我刚才打听到，他叫黄晓明。”

“黄晓明！”朱开清不由惊讶地抬起头来。好家伙！怪不得一夜没睡觉，却是搞的这个名堂啊！

这阵儿，朱大婶的心里感到舒畅极了。

朱开清送走了农机厂的老肖，从村东拐回来，老远就见村西大洼子里七、八个人拉着一把耩子，很吃力地走着。同时听见有人在议论他，

“……大队长有大队长的打算，拉一趟沙就是二十五块钱，总比种亩把二亩麦子高强得多。”